



第一部



老虎，是力量與權力的象徵，
令人又畏又敬。



虎媽的戰歌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



♥我們全家，1996年

I. 中國媽媽

很多人在心理琢磨，中國的家長是怎麼把子女教養得那麼成功的；他們很好奇，這些家長是做了哪些事情，才會創造出這麼多的數學奇才和音樂神童。還有，這些中國家庭到底有什麼規矩，他們是不是也可以如法炮製。唔，這我倒可以告訴他們，因為我是過來人。以下是一些我絕對不准兩個女兒蘇菲亞和露薏莎做的事情：

♥去別人家過夜

♥參加朋友聚會





- ♥參加學校話劇演出
- ♥抱怨不能參加學校話劇演出
- ♥看電視或玩電腦遊戲
- ♥自己選擇課外活動
- ♥任何一科成績低於A
- ♥沒有每一科都拿第一，除了體育和戲劇以外
- ♥彈奏鋼琴或小提琴以外的樂器
- ♥不彈鋼琴或不拉小提琴

我說的「中國媽媽」是泛稱。我最近認識一位超有成就的白人男性（你絕對在電視上見過他），他是南達科他州人。我們交換彼此的經驗之後，我判斷他那位當工人的爸爸絕對稱得上是中國媽媽。而我認識的一些韓國、印度、牙買加、愛爾蘭、迦納家長，也都符合中國媽媽的特點。反之，我認識一些幾乎全是在西方國家生長的華裔媽媽，她們卻**不是**中國媽媽，姑且不論這是不是出於她們自己的選擇。

我說的「西方家長」也是泛稱。西方家長有千百種，而且我還敢大膽地說，西方人的教養方式遠比中國人多樣化：有的嚴格有的寬鬆，有的是單親、有的兩位家長可能性別相同，有

信仰猶太正教的、也有以前是嬉皮的……。 「西方」家長的看法未必一致，因此我在說「西方父母」一詞時，當然不是包羅所有的西方父母，就像「中國媽媽」指的也不是所有的中國媽媽。

同樣的，即便是自認為教養嚴格的西方父母，他們和中國媽媽比起來通常還差之遠矣。舉例來說，我那些自認為嚴格的西方朋友，要子女每天練習樂器三十分鐘，頂多一小時，就已經很不得了。但是對中國媽媽來說，要孩子練琴一小時根本就不算什麼，要他們繼續練一或兩個小時才稱得上難。

雖然我們對文化類型有一些刻板的印象，但是多如牛毛的研究顯示，中國人和西方人在教養子女方面有顯著的差異，而且這些差異是可以量化的。一項對五十位美國媽媽以及四十八位中國移民媽媽做的研究顯示，將近七成的西方媽媽說「著重學術成就對兒童不好」，或「家長必須灌輸一個觀念，就是學習是有趣的」。反之，有這種想法的中國媽媽約是百分之零。大部分中國媽媽說，她們認為自己的子女可以成為「頂尖」的學生、「學術成就反映出教養的成功」，而子女在課業上若沒有卓越的表現，就表示有「問題」，同時是家長「沒有克盡責任」。還有研究指出，中國家長每天花在陪子女做功課的時





虎媽的戰歌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



間，大約是西方家長的十倍。比較起來，西方小朋友花在球隊的時間還多些。

這就來到我要說的最後一點。有人可能認為重視運動的美國父母足以比擬中國媽媽，可是這個想法大錯特錯。中國媽媽與行程滿檔的西方足球媽媽絕不可相提並論，因為她們認為（一）學校功課永遠最重要；（二）A⁻就是壞成績；（三）孩子的數學程度必須超前同學兩年；（四）絕對不能在公開場合讚美自己的孩子；（五）孩子不認同老師或教練的看法時，永遠要站在老師或教練那邊；（六）孩子獲准參加的活動，只限於那些最後可以捧回獎牌的；（七）而且捧回家的非是金牌不可。

♥蘇菲亞



2. 蘇菲亞

蘇菲亞（Sophia）是我的大女兒。我的老公傑德是猶太人，我是華人，所以我們的孩子就成了華裔加猶太裔的美國人。這個族群聽起來或許稀奇，其實在某些圈子裡卻是多數族群，尤其是大學城。

Sophia這個名字在英文的意思是「智慧」，我母親幫她取的中文名字思慧也是這個意思。蘇菲亞打從出生那一刻，就展現出理性和專注的過人能力，而這些特質全得自她爸爸遺傳。蘇菲亞還是小嬰兒的時候就可以一覺睡到天亮，而且只在有需求時才會哭。生她的時候，我正在卯盡全力寫一篇法律方面的



文章（我原本是在華爾街一家律師事務所上班，那時利用休假拚命想謀得一份教職，這樣就不必回華爾街上班了），而才兩個月大的蘇菲亞非常善體人意，基本上成天只是喝奶睡覺，其他時候則安安靜靜的看著處於撞牆期的我，直到她一歲為止。

蘇菲亞的智能早熟，才十八個月大就會認英文字母，可是我們的兒科醫師從神經學的角度認為絕無可能，堅稱她只是在模仿聲音而已。為了證明起見，他拿出一張令人眼花繚亂的大圖，上面的英文字母全都偽裝成蛇或獨角獸等等。醫師看看這張表，再看看蘇菲亞，接著又轉頭去看這張表，然後狡猾的指向一隻穿著睡衣、戴著帽子的癩蛤蟆。

「Q。」蘇菲亞尖著嗓子說。

醫師咕噥了一聲，對我說：「別教她。」

當他指到最後一個字母時，我鬆了一口氣。那是一條九頭蛇，吐出多條紅信四處拍打，但是蘇菲亞正確的認出這個字母是「I」。

蘇菲亞在托兒所的表現十分出色，尤其是算術。別的小朋友都在學習用美國人那種發揮創意的方式（用棒子、豆子、松果）從一數到十，我則是用中國人死背的方式，教會蘇菲亞加減乘除、分數、小數。對我來說，用那些棒子、豆子、松果來

演練反而是件難事。

我和傑德在結婚之初便約法三章，以後我們的孩子要說普通話，但是用猶太教的方式教養。（我在成長過程中接受的是天主教的教育方式，可是要放棄也很容易，因為天主教在我家並非根深柢固的信仰，而是到後來信仰才比較堅定。）現在回想起來，這個約定著實可笑，因為我自己就不會說普通話（我的母語是客家話），而傑德也全無宗教信仰，然而我們就這麼安排了。我用了一個中國保母，讓她常常跟蘇菲亞說普通話，而蘇菲亞兩個月大時，我們過了第一個猶太光明節。

蘇菲亞大一點之後，好像得到這兩種文化的精髓。她從猶太人的方式學會探索發問，而我的中國人方式則讓她學到本事，很多的本事。我指的不是那些天生就會的技能，而是用勤勉、紀律、擴展自信的中國方式習得的本事。蘇菲亞三歲時，已經在看沙特的作品、做簡單的集合論、可以寫一百個中文字（以上是傑德的解讀，因為蘇菲亞認得沙特的劇本No Exit這兩個字，會畫兩個重疊的圓圈。也許認識中國字的本事還算不錯啦。）我看到美國父母因為子女會做一些最起碼的事，像是胡亂塗鴉或是揮舞棍子，便樂得大肆宣揚，於是明白中國父母有兩件事是優於美國父母的：（一）對子女懷有很高的期望；



虎媽的戰歌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



（二）知道子女可以達到什麼程度，因而非常重視他們的學習。

當然，我也希望蘇菲亞能夠受益於美國社會最好的一面。我可不希望她以後變成那種奇怪的讀書機器，因為父母給的壓力太大，所以會因為在全美公務員考試名列第二而自殺。我希望她有多方面的興趣，有自己的愛好與活動，不過我說的絕非隨隨便便的活動（例如「手工藝」，因為學不出什麼名堂來），或者更糟的是打鼓打到後來淪落到吸毒，而是有意義、難度高，可以增加深度與培養精湛技巧的活動。

這就是鋼琴發揮作用的時候。

一九九六年，蘇菲亞三歲時，有了兩樣新東西：上了第一堂鋼琴課，以及一個小妹妹。



♥露薏莎

3. 露薏莎

有一首鄉村歌曲裡有這麼一句：「她是擁有一張天使臉孔的野丫頭。」這正是我小女兒露露的寫照。我只要一想到她，腦袋裡出現的畫面就是我在努力馴服一匹野馬。即使還在我肚子裡時，她就經常兩腿狂踢，在我肚皮上留下清晰可見的印記。露露的全名是露薏莎（Louisa），意思是「聞名天下的武士」。真不知道我們怎麼會一開始就這麼叫她。

露露的中文名字是思珊。珊，是指「珊瑚」，表示清秀端麗，這個名字也很適合她。露露打從出生的那一天起嘴巴就很刁，不愛喝嬰兒配方奶粉。兒科醫師建議用豆奶代替，不料她



大發雷霆，不惜絕食抗議。露露和甘地不同，甘地絕食並不是為自己，而且是採取靜坐方式自己挨餓，然而露露有疝氣，還每天晚上呼天喊地、張牙舞爪好幾個小時。我和傑德戴上耳塞心急如焚，幸而後來有中國保母葛瑞絲前來解危，用鮑魚香菇醬燉嫩豆腐，再加上一點香菜，非常對露露的胃口。

我與露露的關係很難描述，用「全面核武戰爭」還不足以形容。諷刺的是露露非常像我，因為她遺傳了我的壞脾氣、毒舌，還有不記仇的個性。

說到個性，我並不相信星座學（而且覺得信這一套的人大有問題），可是中國人由十二生肖看個性的說法用在蘇菲亞和露露身上卻非常吻合。蘇菲亞是猴年生的，據說屬猴的人有好奇心、聰慧，而且「一般而言會完成交付給他們的任何工作。他們喜歡困難或有挑戰性的工作，因為會激發他們的潛能。」反之，豬年出生的人「任性」、「固執」，常常「暴跳如雷」，但是「絕不會心懷怨恨」，基本上是誠實又熱心的人。露露正是如此。

我是虎年生的。我無意自吹自擂，不過屬虎的人「人格高尚、無所懼、個性強、有權威、有魅力」，而且常受幸運之神眷顧。貝多芬和孫中山都是屬虎的。

露露三歲時，我第一次跟她翻臉。當時我們住在康乃迪格州的紐哈芬，正值天寒地凍的季節。那個下午冷得不得了，在耶魯大學法學院當教授的傑德還沒下班，而蘇菲亞人在幼稚園，我覺得讓露露開始接觸鋼琴的時候到了。露露有一頭棕色捲髮、圓圓的眼睛和中國娃娃的臉蛋，看起來著實可愛。我把她放在鋼琴椅上，下面墊了幾個舒服的墊子，接著便示範如何用單指彈琴，每個鍵用力平均的彈三次，然後要她照做。這個要求十分簡單，可是露露不聽我的，她十指張開，同時猛擊好幾個鍵。我要她停下來，她反而更用力、更快的重擊琴鍵，於是我把她抱開，誰知道她卻鬼吼鬼叫了起來，邊哭邊氣沖沖的兩腳狂踢。

十五分鐘後，她還在鬼哭神嚎、拳打腳踢，我忍無可忍，於是避開她的拳腳，把這個尖叫不休的小惡魔拖到後面走廊門口，然後把門開得大大的。

外面寒氣逼人，只有攝氏零下六、七度。才短短幾秒鐘，我的臉便冷得發疼。可是我下定決心，就算把命豁出去，也要教養出聽話的中國小孩（在西方國家，聽話這個字眼通常會讓人聯想到狗和種姓制度，然而在中國人的觀念裡，這可是美德）。「你要是不聽媽咪的話，就不讓你待在屋子裡。」我厲



聲說：「好了，你要不要做乖寶寶？還是你要去外面？」

露露走到屋外，一臉不服氣的看著我。

一股隱隱的恐懼開始穿透我的身體。露露只穿了一件毛衣、一件百褶裙和緊身褲。她已經不哭了，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真是怪可怕的。

「好吧，你決定要乖了，」我很快的說：「現在可以進來了。」

露露搖搖頭。

「別傻了，露露。」我開始恐慌。「外面很冷，你會生病的。現在就給我進來！」

露露的牙齒在打顫，可是她再度搖搖頭。當下我便了然於胸。我低估了露露，沒有摸清楚她的性子。她寧可被凍死，也不肯低頭。

我不得不立即更改戰術；這一仗輸定了，何況我還有被兒福機構關起來的可能。我風馳電掣地改變路線，開始說好話、苦苦哀求、甚至不惜賄賂，要露露回到屋裡來。等到傑德和蘇菲亞回家時，只見露露心滿意足的泡著熱水澡，拿布朗尼蛋糕沾一杯冒著騰騰熱氣的熱巧克力吃。

不過露露也低估了我。我只是在重新整裝罷了。戰線已經拉開，只是她還搞不清楚。

4. 蔡家

我姓蔡，我很喜歡這個姓。我們祖先來自福建省，這個人文薈萃的地方出了許多學者與科學家。我的直系祖先蔡武能是明朝神宗皇帝的天文曆法官，也是哲學家和詩人。武能顯然能文能武，所以一六四四年中國面臨滿族入侵危機時，被皇帝任命為最高武官。我家最重視的傳家之寶（也是唯一的傳家之寶），就是武能親筆撰寫的一本兩千頁的論述，詮釋《易經》這部中國最古老的經典之一。我們家有一本皮革精裝本，封面上寫了個「蔡」字，就擺在客廳茶几上，十分醒目。

我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全都在福建出生，但是先後在一九二〇和一九三〇年代坐船前往菲律賓，因為聽說那裡有比較多的發展機會。我的外公是個仁慈溫厚的教師，後來為了養家而改行賣米，他沒有宗教信仰，對做生意也不太在行。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外婆）長得極美，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她總是希望自己的丈夫事業發達一點，儘管這種想法有違觀世音菩